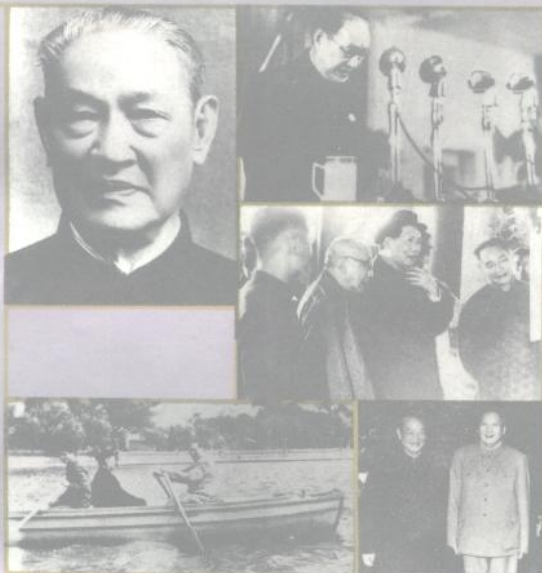


BIOGRAPHY
OF CHENG QIAN

程潜傳

陈利明 著



解放军出版社

K825.2
132
BIOGRAPHY
OF CHENG QIAN

K825.2
132
程潜傳

陈利明 著

解放军出版社

京新登字117号

程 潜 传

陈利明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昌平环球科技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375印张 366千字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12000—22200

ISBN 7-5065-1772-8/1·224

定 价: 7.50 元

前 言

程潜（1882—1968），字颂云，1882年3月31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初习举业，为晚清名儒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先生之高足，曾考中秀才。后因愤于国事日蹙，弃文习武，考入武备学校，以成绩优异，经保送赴日，于1904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第六期学习，毕业后继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并加入同盟会。

1908年回国后，程潜受同盟会委派入四川训练新军，任四川镇统府上校正参谋。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前往武昌，在黄兴领导下，参加了著名的武汉保卫战，任龟山炮兵阵地指挥，后任湘军都督府参谋长，湖南军事厅厅长。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李立三都在他的麾下当过兵。

1913年，他积极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参加讨袁，声讨袁世凯失败后再次赴日。1915年，他奉中山先生之命，由日本归国，在云南得到护国军政府的帮助，率兵进入湖南，一举攻克靖县，被推举为湖南护国军总司令，在“讨袁驱汤”中颇负盛名，1916年任湖南省长。1917年8月，孙中山派程潜自广东赴湖南护法，被推为湖南护法军总司令。1920年任广东大元帅府陆军次长、非常大总统陆军总长，1923年至1925年，任大本营军政部长兼陆军讲武学校校长，1925年下半年，任建国攻鄂军总司令。是年冬，程潜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和镇压杨希闵等在广州的叛乱，屡立军功，得到孙中山的赞赏。

中山先生逝世后，程潜继续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北伐时，他率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与担任该军党代表的共产党人林伯

渠通力合作，转战湖北、江西，后又任国民革命军江右军总指挥，率部攻克安徽，于1927年3月直取南京。“南京事件”发生后，程潜的名字开始出现于欧美报坛。

程潜1927年任国民政府军委会主席，1928年任西征总指挥兼第四路军总指挥，率部西征讨伐唐生智，同时兼任湘鄂政务委员会主席，1935年任国民政府参谋总长。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程潜毅然投身到抗日战争的行列之中，先后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政府主席、军委会西安行营主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在指挥作战中，他身先士卒，英勇抗击日军，并热情帮助一些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从事抗日活动。

溯自辛亥革命以来，程潜指挥师旅，运筹帷幄，功勋彪炳，先后荣获中华民国宝鼎勋章、青天白日勋章、胜利勋章及法国荣光勋章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程潜期望和平，曾登门拜访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毛泽东主席。两人话语依依，畅叙旧情。毛泽东鼓励他参加行宪国大竞选副总统。1948年3月，程潜被推选为副总统候选人。竞选失败后，他回湖南任省政府主席、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对于家乡兵祸频仍、人民蒙受苦难的情景，他极为痛心。翌年，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南京、上海相继解放，程潜毅然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不顾顽固派的非议和反对，经过周密筹划，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程的学生、同乡）配合默契，于8月1日，在长沙通电起义。这一义举，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员复电慰勉，称赞：“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

1949年9月，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程潜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参与建立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人民政府的工作。全国解放后，他相继担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中苏友协副主席等领导职务。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为祖国的和平、繁荣和统一，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程潜虽青年时代弃文习武，驰骋沙场，但对文学之爱好，毕生未尝稍解，虽戎马倥偬，仍手不释卷，军旅之余，常以赋诗自遣，诗崇汉魏乐府，尤以五言古体见称于世，韵味深厚，格调高古，质朴中有俊逸隽永。他文才并茂，有陆军才子之称，并对宋明陆王理学有深湛的研究，并以书法著称，著有《养复园诗集》等书，曾被章士钊等文坛名士誉为一代钟吕之音。1983年由叶剑英元帅题词出版的《程潜诗集》题记中，赵朴初先生称赞为“风华而天秀，实与大谢同，”“谁知三军帅，诗亦一代雄！”

程潜性格直率坚毅，办事认真，心口如一，城府很深，不苟言笑，刚正不阿，世人以儒将视之。

1968年4月9日，程潜病逝，终年86岁。

程潜经历了清朝、民国、新中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身任要职。他一生坎坷曲折，身历艰险多波，充满传奇色彩。滔滔历史长河，流传着他非同凡响而又生动感人的事迹。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章 救国救民觅蹊径

农家门第	(1)
清末秀才	(10)
弃文习武	(20)
东渡日本	(28)
海外归来	(33)

第二章 披肝沥胆辅孙文

义举立勋	(53)
回湘斡旋	(67)
重渡东洋	(80)
护国讨袁	(91)
护法前驱	(124)

第三章 东征北伐立殊勋

血性男儿·····	(140)
军政部长·····	(152)
东征讨逆·····	(164)
转战北伐·····	(172)
首克南京·····	(183)
虎口脱险·····	(197)
西征讨唐·····	(203)
无端受辱·····	(213)
“寓公生涯”·····	(223)

第四章 抗日救国留功过

出任总长·····	(238)
督师御寇·····	(254)
毁誉参半·····	(264)
喜娶夫人·····	(274)
一级上将·····	(278)

第五章 行辕主任跻竞选

行辕主任·····	(292)
早邀默契·····	(303)
跻身竞选·····	(306)
竞选角逐·····	(312)

第六章 义声昭著美名扬

回湘主政·····	(336)
巧于应变·····	(343)
投向光明·····	(351)
妙演双簧·····	(358)
高举义旗·····	(368)
毅然起义·····	(389)
威震四海·····	(402)
倍受礼遇·····	(408)

第七章 老骥伏枥肝胆照

身兼数职·····	(415)
肝胆相照·····	(428)
晚节弥坚·····	(433)
情深意笃·····	(438)
自有评说·····	(443)

后 记·····	(449)
----------	---------

第一章

救国救民觅蹊径

农家门第

在湖南的东部，有一座建于东汉的古城，绕城而过的淅江之畔，有一座姜岭，相传其北麓“地下有陵，陵下有井，涌泉如醴”，故古城名叫醴陵。

醴陵是富饶之地，物产丰富，地处湘赣交通要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据民国37年醴陵县志记载：“惟考醴陵建县于东汉，县志自同治十修以还，距今已历70余载。就国家政体言，由帝王专制，进入民主；就国家沿革言，逊清既屋，民国肇兴。此数十年间，历史演进，吾醴陵实握其机运焉。盖咸、同以后，清政府腐败不可为。程公颂云先生，以儒生习兵事，毅然以天下为己任，号召三湘子弟，推翻异族，肇造民国。邑人受颂公熏陶，参与革命者：刘建藩、何云樵、刘恢先、陶思安、刘为章、陈明仁、邓文仪诸公以下，位至将官者数百余人。其间成功成仁，莫不于开国史上占有光辉灿烂之一页，猗嗟昌兮！……一贯道统，周濂溪、王船山、曾文正而后，继之者其惟程公。今国事盖艰，民族危机间不容发。程公以元老出守湘赣，示公诚为天下倡。至中至正，至大至刚，一身系国家安危，时艰任重，又岂濂溪、船山、文正诸先贤所能比拟哉？”

北出醴陵县城，越过江岭，向东望去，但见巍巍峻峭之张仙

岭，向北逶迤起伏，重峦迭嶂。仰观气势雄伟，俯视人烟稠密，阡陌连绵。北行50余里，东边耸峙着峻峭的庐佛岭，西边盘踞着雄伟的狮子山。两山之间，座落着一个村庄，名曰长连冲。村落山清水秀，苍松挺立，翠柏参天。绿树丛中，映掩着一栋古朴的青砖瓦屋，叫程家大屋。1882年3月31日（光绪8年壬午2月13日），程潜诞生在这里。

程潜，名月如，字颂云。程家世代以耕种为业。明洪武年初，程谟（长连公）由安徽歙县迁来醴陵。刚搬迁时，程氏仅两兄弟，为程族第84代子孙。老大长连，老二长宝。长宝无后，由长连单传，到程潜已是程家第20代了，约经500余年，子孙繁衍，支叶云兴，祖父兰林公，祖母王氏。程潜的父亲程若凤，母亲钟氏，醴陵潭塘人，1852年古历10月14日生，幼承家训，性慈和孝，善工纺织，19岁时嫁给若凤。她对长辈克尽其孝，对妯娌益致其和，对宗族乡党备广其慈与敬。当时内无疾语，外无闲言，遐迩奉为楷模。生三子两女。三子依次叫衣庆（吉如）、衣斯（昭如）、潜（月如）。相传程潜出生的先晚，明月高悬，清晖洒满田野，钟氏梦中突见明月下坠，掉在床前的摇篮里。次日幼子程潜呱呱落地，故取名月如。程潜为老五。两女叫德贞、细贞。父母对老满程潜极为疼爱。程潜对慈母尤为尊敬。1926年北伐军进入湖南后，身任第六军军长的程潜，率部经郴县、安仁、攸县，8月18日午后到达醴陵。是日，程潜即疾驰故里长连冲村探母。母子相见，话语依依，共享天伦之乐。是夜，蛙声阵阵，更增添了乡村夜晚的宁静。他激动不已，久不成眠，索性挥笔写就了一篇《过家谒母》诗，表达自己对慈母赞颂、思念之情。诗云：

弱冠辞乡井，及壮会风云。驰驱十五载，险阻厉贞坚。持节出江汉，过闾覲慈亲。步行长连村，疾趋庐佛山。入门拜慈母，慈母有温颜。母曰：“嗟予季，久役今始还。汝以身许国，离母母心安。”复兹聆懿训，未言中如焚。济世世愈屯，戡乱乱弥

纷。人皆能奉养，我独阙晨昏。忠孝两无成，薰芳独自煎。无以对我母，不复可为人。兄姊扶我起，涕泣各潺湲。回视同胞者，咸以白发繁。五人绕北堂，依膝共承欢。慈母顾之喜，垂老尚比肩。戚族一时来，长幼苦难分。邻里相周旋，敢惮酬应烦。戎期未可稽，挥泪整征鞍。丁宁戒子弟，努力事农田。

因戎马倥偬，征战不能推延，次日晚，程潜便与慈母挥泪而别，踏上了北伐的征程。

母死后，程潜于1928年亲写《程母钟老太君墓碑颂》云：“太君随府君在清政府统治下，茹苦含辛，鞠育子女，男婚女嫁，皆底于成，使幼子潜留学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从事革命，举凡辛亥、讨袁、护国、护法诸役，莫不为民前驱，人咸庆之，太君则曰：‘男儿以身许国，除暴安民，分内事耳，何以庆之？’为绩而不辍，人复止之，则又曰：‘人贵自食其力耳，吾不欲以身累人。’故为人之其明决如此。”数十年来，每当母亲生日这天，程潜总要特备佳肴，全家团聚，点燃香烛，向母亲遗像三鞠躬，寄托哀思，不忘慈母养育之恩。此举成为世人美谈。

每逢自己生日，程潜备好美酒佳肴，奠祭母亲，自己却行斋戒，滴酒不进，块肉不尝，深情地说：“我的诞生之日，便是母亲痛苦之时。”

长连冲属醴陵北四区，这里土地贫瘠，人口繁多，而又长期处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之下，以致经济凋零，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程若凤兄弟四人各分得一份祖业，计有梯田6亩，少许山林，终岁勤劳耕作，得以自给，勉强维持一家温饱。程潜的母亲勤于纺织，日夜操劳，他们三兄弟及两个姐姐的衣服，全赖“慈母手中线”。由于父耕母织，吃苦耐劳，程潜一家才免于冻馁。

程潜的父亲程若凤，曾经和戚友收购茶叶，运往湘潭销售，受人欺骗，以致涉讼，但衙门无背景，讼事失败，从而亏累甚

巨，引为憾事。程潜深知“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真谛。父亲告诫他们兄弟，朝中有人好做官，不知书识理，必然受人欺凌，勉励他们应以耕田继承祖业，以读书振起家声。因此，尽管家里无余钱剩米，便省吃俭用，想方设法让儿子读书深造，企望功名遂，以荣耀门庭。始则想培养程潜的长兄吉如，使之读书5年，继则培养程潜的二兄昭如，使之读书7年，然而皆因师资不善，学业无成，不符企望，仍然从事农业。岁月流逝，斗转星移，两个哥哥都已长大成人，耕种自家的6亩梯田，并佃耕族姓的数亩水田，尚有余力从事副业。程潜的父母因此家境已稍宽裕，不忧衣食贫乏，遂将希望寄托在幼子程潜身上，毅然决然送程潜读书。

在当时农村经济凋蔽、民不聊生的情况下，要培养一个儿子读书，是一件非常困苦的事。首先要打算这个儿子长期脱离生产，必须准备他的饮食衣服，报酬业师，购置书籍，无一不需要增加费用。而儿子读书十年八载，寒窗苦读，能否读通，未可预知；即使读通，能否博取科名，更难预料。程潜的父母不惜茹苦含辛，竭尽全力，希望儿子读书成名，光宗耀祖，出人头地，这一片苦心孤诣，使程潜终身感痛中怀，时刻不已，决心不负父母期望，立志为国为家创建一番功业。

1891年农历元宵过后，程潜的母亲为将满9岁的儿子添置新衣鞋袜，忙这忙那，准备得熨熨贴贴；父亲为他购买一些书籍和纸笔墨砚，送他到一位同宗前辈程寿峰先生从师受业。程寿峰性情忠厚温和，设馆多年，本年仅有学生9人。当时科举未废，学堂未兴，乡塾原无一定的学制。凡读书年老无成之人，皆得自由设馆。学童入塾之日，必须向孔夫子牌位四拜，再向先生一拜。这就叫开学。每年5月端午节，7月中元节，各放假10天，到10月末一天散学。名为读书一年，实际上不过8个月。主要课本为《三字经》、《百家姓》、《包举杂学》、《幼学》、《增广》、《论语》等书。无论是哪一种书，先生用红笔每句加一红

点，自己口诵一遍，学生跟着口诵一遍。读了四五遍后，学生各归自己的座位，反复熟读，能够背诵出来了，然后请先生再点。午前如此，午后亦如之。此外，每天还要习字两张。程潜思维敏捷，资质聪颖，记忆惊人，每读几遍，便能背诵自如。他握笔得法，记住要领，大楷小楷，都很娟秀，深得先生的赞赏。当时，家境贫寒的子弟，许多仅读一年就辍学，也有读两三年者，视其家庭经济状况而定。程寿峰为人宽厚仁慈，对学生谆谆教诲，很受学生敬重。这一年，程潜读完了《三字经》，即读《论语》，始则口诵百余字，渐次增至二三百字，都能背诵如流。至散学时，已读完上下《论语》、《大学》、《中庸》、《上孟》，大为族戚所赞扬。

1892年，程潜仍从程寿峰受业，学习愈益刻苦，读完《中孟》、《下孟》和《诗经》。《诗经》为有韵之文，尤为顺口易记。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程潜伴着如豆的油灯，摇头晃脑，琅琅出声。一夜，月悬中天，人们早已进入梦乡，长连冲一片宁静。程潜正襟危坐，在一遍又一遍地诵读《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悠扬悦耳的朗诵声从窗口飘出，恰屋檐下一小偷驻足静听，被程潜的抑扬顿挫之声迷住了，不禁扑哧一笑。后来，这个小偷悄悄地告诉一位农民：“程家的后生读得真认真，将来定有出头之日。”

由于程潜苦读诗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到散学时，寿峰先生对程若凤说：“你家孩子读书，殆有夙慧，现在已是青胜于蓝，明年应另择高明，免得贻误他的终身。”程若凤闻之甚喜，口头赞许寿峰师授业有功，内心决定让程潜另外从师。

1893年，程若凤遵照寿峰师的意见，让程潜改从同宗前辈晓峰师受业。程晓峰是一位时文老秀才，往年都在本乡富室坐馆，这年失馆回家。程若凤望子成龙心切，便为他邀集近村学童十余人，在程家对门开馆。程潜开始读书经。程晓峰的教授法与程寿

峰不同，每点一段书，必照注解讲说一遍，使学生得以领会其中意义。他还教程潜读八股时文，开始学作破题、承题。程潜对他说：“这是一种模仿文字，不难学习。”程晓峰严肃地说：“时文是代圣贤立言，最难作好。国家取士，以时文为主。此外，一切散文诗赋，皆为杂学，不须钻研。”这是他一贯坚持的观点和经常发出的言论。程潜听之任之，不以为然。这年散学时，程潜读完了《易经》，时文学到作起讲。晓峰师对程潜的长进极为佩服，高兴地对他父亲说：“你儿子作文思路很好，将来的科举颇有希望。”

1894年，程晓峰在距程家十余里许的南竹坡钟姓家开馆，招集程、钟两姓成年子弟11人授课。这不同于读走学的乡塾，而是读寄宿的经馆。学堂也没有一定的学制，师徒同堂而讲，共桌而食。每人每天各凑米一升，蔬菜自备。雇请一个工友，专司炊事。所需床桌椅凳，都是就近借用。南竹坡在一山腰上，林木葱翠，风景清幽，是一绝妙进修所在。同学之中，唯有程潜年纪最小，年仅12岁。好在程晓峰先生带来一个孙子，比程潜大一岁，前已与他共同走学两年，堪称老同学了，他才不感到孤独了。这年，程潜开始读《礼记》，并作时文。每逢初三、初八两日，先生出题作文，是为常例。

时至8月，金风送爽，桂花飘香，为乡试大比之时，程晓峰收拾行装，赴省应试。早先两个月，盛传中国与日本为争夺高丽发生战事，湖南巡抚吴大澂，出示各县招募壮丁，赴援高丽。大秋过后，程晓峰师由省城归来，大谈观感传闻，他说：“日本是个蕞尔小国，无端侵犯高丽，堂堂中国竟为日本所败，这是一桩奇耻大辱。假使中国能闭关自守，何致为日本打败？假使曾国藩、左宗棠尚在，也不致为日本打败。李鸿章为卖国汉奸，丧权辱国，实可痛心。”又说，“吴大澂忽于闾前请援高丽，在省招募湘军，大行操演，不独自己会打洋枪，他的女儿也能百发百中。”程潜听到先生讲的这些传闻，顿开茅塞，时事维艰，在他幼小的

心灵里深深地打下了烙印。

原来，1894年，爆发了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的中日甲午战争。六、七月间，中日战云密布，光绪和部分帝党官僚既为国家的前途忧虑，又希望借机加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便借助国内舆论，不断电谕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预筹战备”。但他奉行“以夷制夷”的政策，乞求帝国主义各国出面干涉，避战求和，招致了战争的失败和北洋海军的覆没，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程潜听了晓峰师的讲述，激起了对洋务派的愤恨。他觉得科学救国言之成理，便抱定决心，将来为救国救民辟出一条蹊径。于是，他更勤奋地学习，不舍昼夜。10月底散学时，他读完了《礼记》时文，学业日有进步。

是年冬，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凛冽的北风怒吼着，卷着落叶四处乱窜，肆虐地摇曳着光秃秃的树枝。突然，村里有个从山东逃回来的士兵，徘徊在程家门前。12岁的程潜，怀着强烈的好奇心，与之交谈。这位士兵满脸愁云，一下子打开了回忆的闸门，犹如布局混杂的星辰在银河中闪烁，又像那忽明忽暗的萤火虫在迷蒙的夜空中飘浮，他深沉地说：“我原是乡下演戏的一个净脚，因生活困苦，今夏6月，听说省里招募新兵，赶到长沙应征。以身体强壮，年龄合格，编入队伍后，颇得哨长和哨官的照顾。入伍后，看到军中场面，和唱戏大同小异，迎宾送客，排班站队，和唱戏几无差别，只有操练甚感苦恼，要翻铁棒子，打弹弓尤为累人。每哨为20人，分大刀、矛子、洋枪三种，最重要的是洋枪，但为数不多。我们是前哨，仅有20把大刀，矛子则完全无缺。操演不到两个月，忽然奉命开拔北行。官兵都极惊恐，匆促上船，驶过洞庭，三日晚到达汉口。那汉口是名不虚传的热闹市场。可军中禁止上洋街，休息三天，即令向河南开进，每日行60里。军队有规程，晚则有地方驻扎，大部行李有骡马运送。行军10余日，就过了武胜关，到了信阳。多山区的湖南人到了地阔天空，一望无际的平原，感觉得有些神魂飘荡。行至漯河，奉命又

要开往山东。不要以为平地好走，若碰上一场大雨，那就泥泞路滑，寸步难行。我们行了数程，忽然天空阴云密布，白天尚能支持，一到夜晚，寒气冲心，实难忍受。队伍自汉口出发以来，一路日有逃兵。总之，愈向北走，天气愈冷。行至山东渡过黄河的时候，队伍人数只剩一半。又行两程，我受不住寒冷，只得脱身逃走。我身边仅剩几两银饷，可作盘费，循原路回来，竟无人过问。此次说要和日本人打仗，恐怕不到关外，就要全军冻死。我走了两个多月，依然回到故乡，如今弄得一身精光，如同做了一场恶梦，我将何以为生？”逃兵言毕，泪如雨下，泣不成声。程潜听罢他的诉说，顿生怜悯之心，忙去告诉父母，要求资助一二。程家便赠给他50文铜钱，他拱手作揖，无限感激，扬长而去。程潜听说抚台吴大澂的军队不过如此，真是儿戏。吴抚台有心报国，却只会纸上谈兵。程潜实引为慨叹。

1895年，程潜仍从程晓峰在南竹坡读书，读完了《礼记》全部和《春秋》左氏传文公止。程晓峰说他的时文大有进步，可应试院考。但这年自5月端午节后，每天红日高照，直到黄昏，如火如荼。经时3月，天不见片云，地不沾滴雨，以致早稻歉收，晚禾枯槁，河川断流，田泥开坼，旱情十分严重，为数十年来所未有。到处人心惶惶，怨天恨地。据醴陵县志记载：“醴陵大旱，自5月至9月无雨，江河断流，县东白兔潭水涸，白兔石见。早稻收获，仅十之三，晚稻通县皆赤。冬初流民四出，经省过者万余人。湘抚吴大澂各给钱米，抚慰回籍待赈。次年春，江苏义赈会特派江苏候補道严作霖来县赈荒，作霖携银币20万元，躬亲下乡沿门散放，惠遍饥民。夏，又大水。”严道台体察民情，救民于水火的举动，在程潜童稚的心灵里留下美好的印象。他连声叹曰：“严道台是好官，做官就要做这样的官。”严作霖是扬州人，至今醴陵野老，犹喜谈严道台散赈救民之事。

当时一般农民迷信神佛，认为雨水可以通过神佛求得。尤其是地方劣绅借神惑民，敛财肥己，因之鼓动甚力。程潜家附近有